

意犹未尽

檀树嘴

■陌桑文

老家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名字,叫檀树嘴。在我的方言里,嘴即河之洲。我的祖辈在那里生活了多少年多少代,我已经无从考证。但是,单从地名来说,这个坐落在河之洲的村庄此前必定是檀树环绕,花木飘香。我固执地认为,诗经伐檀那一首,就是源于我的故乡。“坎坎伐檀兮,置之河之干兮。河水清且涟漪。”少年时我像个老夫子一样抑扬顿挫地读着这些句子,眼前总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:在我那个叫檀树嘴的村庄里,我的先人们正在砍伐高大的檀树,砍树的叮当之声回荡在树林间。大树吱吱嘎嘎地倒下,密匝的林荫里露出一块瓦蓝的天空。先人们把这些砍倒的檀树,斩枝去叶,抬到村边那条

叫竺陂汉的小河边。竺陂汉的河水清澈见底,波光粼粼,一直通向天水相接的地方。

风景如画,多么美好!诗经描述的这些景物,也的确与我的村庄吻合。在这样一个山青水碧的地方,生长着苍翠茂密的檀树。某一年春天,摇着木铎的采诗官来到我的小村庄。其时,我的一位才华横溢又乐观练达的先人,站在田埂下,一边劳作,一边歌唱,唱的正是那首坎坎伐檀。这位渊博的采诗官连忙驻足,记下了这首流传千载脍炙人口的诗歌。从而让数千年后的我,作为一个檀树嘴的后人,在诗三百的版图中找到了我灵魂栖居的村庄。

我一直相信,在我那个叫做檀树嘴的村庄的某个角落里,定然还有几株高高低低的檀树,无论是青檀还是紫檀,它们经风经雨,用自己的存在默默地呵护着这个村庄的过去和现在。然而,以我有限的植物学知识,我并不认识这种名叫檀树的树。少年时的我问遍了村里的老人:我们的

村子里到底还有没有檀树?老人们说没有了。没有檀树为什么要叫檀树嘴?老人们一脸茫然。他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,故乡的檀树,的确是被先人们坎坎地砍伐掉了。

在一个叫檀树嘴的村庄里长大,我却没有见过檀树,对我来说,多少有些遗憾。然而,这并不影响诗经里清且涟漪的竺陂汉河水,在我诗意的想象空间里不舍昼夜地淙淙流淌,也不影响檀树的缕缕清香深深地浸透我的血液和清梦。

后来,我带着少年的惆怅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檀树嘴,开始走南闯北。有一次在家具展销会上,有人向我介绍了一套紫檀材质的家具,一桌四椅一几一屏风而已,市价竟高达三百多万元。那个从绿树阴浓的诗经里走来的年轻人,被那一串阿拉伯数字惊得目瞪口呆。他做梦都没想到,自己用整个青春苦苦寻觅的檀树,竟然在这样一个场景里,以这样一种方式邂逅。他仿佛看到,故乡那些粗壮茂密的檀树,正被一棵棵地从诗经里抬出

来,置之河之干兮。

那年轻人突然生出一个根深叶茂的念想:回到故乡去种树,让檀树的清香重新弥漫在整个村庄,让伐檀的坎坎声再次伴随着竺陂汉的河水静静地流淌,让他的村庄重拾往昔诗经的荣耀和辉煌。

我开始到处搜寻可以移栽的苗木。一家苗圃的人回复我,一株一米高的檀树苗,要卖三百多元。苗圃的人说,十年后,你三百元买下的树苗,能够给你带来八十多万元的收益。在对方的提示下,我的大脑快速地换算:栽上十棵这样的树,也许我此生往后就可以不稼不穡了。诗经伐檀的场景再次在我眼前浮现。我看见自己腰围兽皮和粗布短裙,赤裸着臂膀,手持板斧,站在一棵高大的檀树下,噙噙哟哟嗨嗨地砍树。突然我的板斧不见了,兽皮和粗布短裙也不见了,一个挺胸腆肚的中年男子站在树下,嚅嚅的电锯声把诗经肢解得粉碎。在河之洲,那个寻找檀树的游子,望着奔流不息的河水,迷失在回家的路途。

诗抒胸臆

中秋绝句(组诗)

■陈文莘

何须把酒问青天，
天上人间又一年。
起舞不知身是客，
今宵明月故乡圆。

■成瀛

桂馥金樨明月天，
魂牵思土又经年。
异乡怎比故园美，
返里何由能梦圆。

■陈石年

画菊闲吟又一年，
懒闻世事已多年。
机心早息身为客，
随分鸣鳧秋月圆。

■顾安昌

举杯踉跄问苍天，
海峡风云多少年。
明月中秋惹思念，
同胞两岸梦团圆。

■张建娣

改革花开撼苍天，
蒸蒸日上话华年。
神州遍摘丰收果，
难忘故乡月最圆。

■张亚林

中秋月兔挂青天，
一派人间好兆年。
华夏子孙喜作客，
睽违两岸盼团圆。

■陆晴

此身去客家乡远，
但见银河又一年。
两岸亲人昼夜盼，
今宵皓月望团圆。

■黄荣宝

金秋时节艳阳天，
麦浪飘香丰盛年。
蛇舞神州新气象，
宁康社稷月儿圆。

■金云澄

晴空八月望蓝天，
幻梦千巡恰晚年。
却憾身为夷域客，
沉吟洒泪盼团圆。

秋日黄昏

■陈田

秋日的黄昏
自打一出生就是位长者
他越过无人的旷野
把金瓶中的神光洒漏

远山披上了金缕衣
鸟儿唱着倦歌归巢
树叶在薄暮中沙沙作响
一匹马正探寻深草中最后那一点绿

疾风窥见了秋云的边缘
暗夜将至
生命向黄昏下落
只为亲吻夕阳金色的影子

大地并不为岁月的枯荣
而伤怀
沉寂是季候深隐的摩触

它潜藏在万物的心里
等待下一次光阴的召唤



向左看 ■种楠

闲话花样

买汰烧

■郑树林 文/剪纸

上海的普通老百姓伊拉有个特点是十分顾屋里厢,无论是女人男人一上班之后,就是三点一线,到菜场买菜会讨价还价,买回来还要洗(汰)干净,最关键这男人还要烧得一手好菜,屋里格事体是样样要会做,人称买汰烧围裙大丈夫,往往交关事体都是三脚猫,屋内小修小补还蛮“来三”。买汰烧就是家务事的总称,买汰烧的丈夫不一定就是妻管严。

有人说找男人做丈夫的一定要找上海的男人,就是因为上海男人太会做家务事了,不仅如此他们对老婆也是一帖药,上海男人怕老婆还是蛮出名格。他们对老婆有花功,温柔体贴,乐于做居家好男人。有些男人虽胸襟不够开阔,但大多数勿大会拆烂污,不夸夸其谈“牛屎吹的来野豁豁”。但伊拉要面子,要“扎台型”在场面上不能塌招势,就是“吃泡饭”也

要穿西装带假领头。上海的女人也知道自已男人要面子,所以说在大的场面上,明明知道男人讲话有眼野豁豁,还勿会拆穿他。过去有一个词叫“洋装瘪三”,说的就是即使穷了潜潜地格闲话,到外面上班或者聚会也要准备一套料作做的衣裳,让外面人看起来还是蛮有腔调,口袋里有多少铜钿么人会得去关心,当然买汰烧格上海男人为了把屋里摆摆平,常常藏私房钿,老婆心里明白只是勿想拆穿伊而已。

买汰烧是上海男人的一种无奈,这种无奈都是因为要面子,想想找一个老婆回家不容易,就那么一点工资,有些男人家里的兄弟姐妹多房子紧张,有女人能嫁进门已经是一件好上加好的事情了,更何况女人又有一份工作,可以补贴家庭的生活,一个上海男人要打动女人的除了工作优越,就是要学会做家务事了,把女人服侍好。工作差的更是要小心翼翼,不仅仅要买汰烧,甚至于连老婆的内衣内裤可能都会去洗,这是一个有关家庭维系的面子工程。不了解上海男人的这种生活,都觉得上海女人很幸福,其实这是上海男人在无奈中的表现,想想

住在石库门、棚户区上海人家,家家户户都在一条弄堂,许多人又同在一个单位工作,找到了女人做老婆大家都已经看到,这时候最怕的是吵架打架。夫妻之间不和让别人笑话。以前街坊邻居中有一家人家夫妻闹离婚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,男人就是再苦再累也只能自己承担着,而女人就是抓住上海男人的这种心态而乐得享受家里男人的买汰烧。

现在80后上海男人虽然不再学习买汰烧,但是还是很注意家庭的和睦。上海男人会买汰烧是面子,也是一种生活方式,是顾及家庭幸福的一种文化。

